

一辈子 的记者

上卷

之江六十年采写生涯纪实

张之江 / 著

文匯出版社

一辈子 的记者

之江六十年采写生涯纪实 上卷

张之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辈子的记者:之江六十年采写生涯纪实/张之江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0741-578-7

I. 一… II. 张…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6135 号

一辈子的记者

——之江六十年采写生涯纪实(上卷)

作 者 / 张之江

主 编 / 张晓蓓

策划设计 / 程多多

文字统筹 / 王悦阳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特约编辑 / 叶 枫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960 1/16

字 数 / 398 千

印 张 / 28.625(彩色插页 8 面)

总 字 数 / 912 千

总 印 张 / 65.625

印 数 / 1—1 500

ISBN 978-7-80741-578-7

定价 / 100.00 元(上下卷)

像之江先生那样做记者

丁法章

从报刊上结识新民晚报记者张之江先生，还是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当时我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阅读报刊是每天的必修课。在阅读过程中，上海主要报纸特别是新民晚报上不时出现的张之江这个名字，分外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方面，这固然同此名字富有文气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之江先生笔下那一则则出手不凡、别具一格的戏曲报道，那一篇篇术有专攻、言简意赅的书画评论和艺术小品，每每使我爱不释手，有时揣摩之余还剪贴珍藏起来。虽然当年无缘与之江先生见上一面，但我心中却暗自思忖：如果将来干新闻这一行，就要努力做之江先生这样的记者。

真是人生有缘来相会，万万没有想到在时隔 20 余年之后，1988 年 2 月，我奉命到新民晚报工作，竟会成为之江先生的同事。此时之江先生已六十有八，还在一线当着他的记者。第一次见到之江先生：他中等个儿，身体微胖，浓眉大眼，面带笑容，全然给我一种宽厚长者和儒雅学者的深刻印象。报社一位老领导向我介绍说，之江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学养深厚，功底扎实，对中国戏曲、传统书画和文博事业很有造诣。但平时为人谦虚，处事低调，不事张扬，超然淡定。此后在接触中，有两件事更增加了我对之江先生的好感。一件是，之江先生早在 1946 年 6 月，即《新民报·晚刊》（《新民晚报》前身）创刊后的第二个月，就成了报社的一员，称得上是报社元老之一，但多数同仁不知他这段

经历，因为他从不炫耀。再一件是，之江先生作为非中共人士，在解放前的白色恐怖时期，有一次曾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毅然在家中掩护过一位正被敌人追捕的我地下党负责人，使其得以安全转移。这一鲜为人知的壮举，直到1990年之江先生办理退休手续之前，才向组织上作了披露。

之江先生从1946年步入新民晚报社，到1990年退休，整整做了44年晚报记者，如果加上此前几家小报的工作经历，退休后的继续写稿，干新闻这一行有60年。纵观他近六十载的新闻生涯，始终凸现着两大鲜明的特点：爱岗和敬业。之江先生钟爱记者工作，视为终生追求。他经常自称跑了一辈子的新闻，做了一辈子的记者。有几位年轻报人采访他，问他此生得过多少荣誉，他只是摇摇头；问他采访过哪些戏曲名角，他会如数家珍；问他最引以自豪的是什么，他说被评上高级记者。由于他的突出表现，组织上几次考虑委以重任，都被他一一婉拒，谦称自己没有当领导的才干，只有做记者的能耐，为此还被封过“总编辑直属记者”的头衔。说起职业操守，他毫不讳言新闻报道由于其记录历史，引导读者的特殊功能，记者不仅要善于判断和撷取在若干年后读来仍然有意义的新闻事实，并且文笔要好，这样才能帮助读者提高认知水平和审美情趣。为此，做记者一要有新闻采访的本事，二要有采访某一行当的专业本事。之江先生在这方面堪称表率。有一次，一位新闻同行去采访京剧大师盖叫天，由于平时积累不多，又没有好好做案头准备，结果在采访中对盖老说的话似懂非懂，十分尴尬。为摆脱窘境，盖老只好对正巧坐在一旁的之江先生说：“还是你向他解释一下吧！就你对盖派艺术的了解，完全可以做我的徒弟！”

在长期的记者生涯中，之江先生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其中不乏精品力作。最近，从美国回沪探亲的女儿张晓蓓，协助他寻找和翻阅了不少发表过的文字，从中遴选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约60余万字，准备结集公开出版。这不啻为双赢之举，它既是女儿向慈父尽的一片孝

心,更是父女合作作为新闻界做的一件好事。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新一代媒体人不仅可以学习到之江先生执著追求的爱岗敬业思想,而且还可以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深切感受到这位报人的爱国情怀、人文精神、社会良知和责任担当,从而推进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教育,激励自己做一个像之江先生那样的合格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一个专家型的记者

丁锡满

画家程多多先生忽上门来，要我为张之江先生的文集写序。多多是程十发大师的公子，张之江先生是多多的舅舅。程十发大师的夫人张金铨是张之江的姐姐。我因工作关系，在十发先生府上时有走动，有时还附庸风雅，随蔡正仁、岳美缇他们到吴兴路程府拍曲，听多多吹那勾魂摄魄的横笛。而张之江先生的千金张晓明原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我曾率团与他们一起去日本作为时一个月的访问演出，也比较熟了。有这样一层关系，虽然我多次提起害怕为人作序，但一见多多先生给我的书稿目录，便毫不犹豫地说，好，好好。其实，对于张之江先生，我本来就有话可说。

上海的文艺记者队伍，出过许多行家里手。跑书画的前有谷苇、郑重，现有陈鹏举、王琪森；跑戏曲的有张曙、陈莹，跑文学的有陈昭、赵兰英、周玉明……而对于京剧，钻研得最深、最精、最通的，莫过于张之江、许寅和翁思再。翁思再已经入了行了，能够上台演出了，可以说是半个梨园中的人了。许寅带我看戏，带我旅游，是我的带教师父之一，我对他已写得很多。张之江先生是《新民晚报》记者，虽然隔着一张报纸，过从不密，但是在我心目中，他却是文艺记者的一个榜样。

爱看戏的观众，如果对戏文、戏人不太熟悉，总要看看报纸上的评论文章。《新民晚报》的文艺版，版面比较多，报道也很及时。一个新戏的上演，外地一个著名的演员到沪，张之江先生必写报道和评论。

他是“一辈子的记者”，从1946年进《新民晚报》，尤其是1953年后，就一直从事文化报道。我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是他的忠实读者了。我跟许寅看戏，听他讲的多。我看《新民晚报》，看张之江的文章看得多。张之江可说是我看戏的“函授老师”。这部张之江文集，洋洋五、六十万字，主要写的是戏曲，而戏曲评论的重点是京剧。可以这样说，他对京剧的剧目无所不知，他对来沪演出的京剧名家，无所不访。许多著名表演艺术家，还是他的至交。因此之故，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中国京剧》画册中的人物篇，许多文章是他执笔的。当然，作为文艺记者，张之江先生不仅专于京剧，也能于各种戏曲，这从他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专多能的记者。

张之江先生不但对于戏剧，对于书画、收藏也十分在行。这源于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之江先生的父亲原是浙江医大毕业的医生，但雅好书法，杭州“楼外楼”的匾额就是他父亲题写的，竟然受到了吴昌硕的赞赏，此后就改行书画了。张之江的姐夫是程十发大师，十发先生一门大小尽是丹青。之江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当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所以巨著中书画的评论、访谈文章也很多。

《一辈子的记者》这本书，有两种人是必须读的，一是戏迷，二是记者。它简直是戏曲的教材，艺术家的辞典。而对如今正在从事新闻事业的中青年记者来说，应该看看记者的榜样是什么“样子”。

我以为，一个行业的记者，应该是这个行业的专家。一家报纸，应该有一批专家型记者。他们应该精通本行业中的业务，熟悉本行业的人事，在本行业中有一批知心朋友，能发表权威性的见解，因此能受到业内人的尊重。在我的前辈同行和同辈同行中，不乏这样的记者。本文开头所举，就是这样的优秀记者。我仅仅是略举一二，更多的人还未提及，如《解放日报》的夏华乙、李音、高肖笑、樊天益，各报都有一批这样的人才，说明上个世纪上海新闻队伍是如何的兵强马壮、实力雄厚。

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有四个标准，即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张之江先生就具备这四个条件。他说，采访是我的工作，我自己有工资，不该收分外的钱。他还说，他那个时代，晚上出去看戏，看完戏乘电车回家，回家后就写稿，第二天上午送到报社，下午就登出来了。哪有什么汽车接送、哪有什么车马费？还不照样发稿子？我接着说：没有车马费的文章要比有车马费的文章漂亮。那个时候记者的敬业精神，那个时候记者的职业操守，实在是令人怀念的。那个时代过去并不远，不知那种精神和操守还能回来否？回来不回来，非关我这个“杞人”之事，我们还是读读张之江先生的书，听听这位九十老人的回忆吧，这也是一种甜蜜的感受。

我有个做了一辈子记者的舅舅

程多多

要我为张之江先生洋洋大观的文集写一个序言，是要具有一定的勇气，虽说写文章是我的短处，但这次却是一个无法推卸的，同时也是我一个我主观上并不想推辞的任务。为什么说无法推卸，那是因为张之江先生乃是我的舅舅。所以当需要我为他出版的文集写一个序言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为什么又不想推辞呢？那是因为之江舅舅在我的心目中从小就具有完美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谈吐总是那么的优雅，他的举止也老是那么的稳重，见到的他总是笑咪咪的。虽然历史潮流几经变化，可是他始终如一地专心做他的新闻记者。在数十年的采访写作的日子里，他结交了无数的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并引以为知己，又为他们写出了无数的好文章。将他们的辉煌成就通过一份小小的报纸如实地介绍给了老百姓们，让他们知晓。在漫长的记者生涯里，他把自己也锻炼成这个行业中的专家，成了文艺记者这个行当中的佼佼者了。

曾记得，之江舅舅每次来我家和妈妈在一起唠叨家常时，他们两人满口的老杭州方言令周围的人都为之欢悦。那都因为是他们两人所作手势和表情是那样的文绉绉，还有的是那慢悠悠的对话，而那些对话里又充满了中国老百姓的幽默和智慧。我对之江舅舅最初的感性认识也是从妈妈那儿得来的，她一旦说起她的兄弟之江来看得出是心中怀着自豪。我自读书识字起就知道了他是写文章的，而随着年龄

的增长,得知他是在《新民晚报》当记者后,从此每天就开始注意起晚报的版面,寻找是否有具名“之江”的文章?当年的我已经将登载有他的文章的报纸作为在同学间炫耀的资本了。当我逐渐地开始熟悉和了解这个社会时,我很爱看他的文章了,真有一种希望每天晚报上都有他的文章的念头。可以那么说:我既是他的外甥又是他的粉丝。所以当我听说要准备出一本他所写的书,将他数十年来做新闻记者时曾经采访过的人物和所写过的文章汇集在一起时,我就已经在摩拳擦掌地想上前去为偶像作点什么贡献了。

之江舅舅的文章是在讲艺术,也是在教授传统,他所写的那些锦绣文章中有讲述舞台艺术的表演和台前台后的故事,也有叙写绘画作品和画家的趣闻,还有介绍文博典故的,当然更多的是向广大读者如实介绍文艺领域方面成功人士的篇章,报道他们的成功的体会和经验。对新闻记者的这个行当,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总能被他描述的主人公而打动。在那些朴实无华新闻稿的背后表露着的是之江舅舅的耐心细致的作风。他写的每一篇稿子,哪怕再短小精悍的,也都是做足了前期的准备工作,毫不弄虚作假,更不会像如今的一些记者总喜好语出惊人之举。舅舅那些经过反复推敲的平淡的文笔中总流露出一丝丝如兰花般的香味来,那可是一股芬芳馥郁的幽香啊!他的文章曾教会了我许多人文的哲理,我相信同样的也会影响到像我这个年龄的整整一代人。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他已是耄耋年华了,从事新闻记者这行业也已经有六十多年,他是一个做了一辈子记者的人。我有幸参与这本《一辈子的记者》的编辑工作,所以也就早一点重新读到他从业六十年来所采访的文章。那些往日散发着幽香的作品至今仍旧在飘逸着香味,而且我觉得比以往香味更浓郁了。他写了一辈子的报道。写过昆、京剧等二十几种地方剧种,亲自去参观文博展览并马上报道,教大家如何去欣赏,还参与了许多画家的活动,很快就在报道里张扬他的

艺术观。他是一名杂家。对每一门类的艺术基本上了如指掌。我想作为一个记者就是要有这样广博的学问。尤其是作为一个报道艺术的记者更应如此。他还不光给艺术家摇旗呐喊,评头品足,更可贵的是他还和他所采访的对象交上了好朋友,多方面地去了解被采访的对象,尽可能地各个角度去描述,所以他文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具有立体的形象。这样的基本功可不是说想有就会有的,而是靠他的长期的磨炼才能得来的。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去盖叫天先生家做客,论戏,盖老就在那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当场表演,给他讲解《十字坡》里的武松戏的特点。像这样的例子一定还有许许多多。试想和那些被采访的对象感情上那么亲近,那在写他们时怎么会不引人入胜呢!

之江舅舅除了在了解演员艺术上面花了许多功夫,年轻时在家庭宴会上还曾粉墨登过场呢。所以当他叙述着台上的一招一式,那都是分析得头头是道,用的全是内行的语言,深入浅出,这就更使读者信服。他的文章涉猎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很深的功底。从年青时代起,他就沐浴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他不光是出身于书香门第,而自己主观上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爱有加,并终生学而不厌,因此对中国的诗词、绘画、戏曲、音乐、舞蹈、文博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甚至于精通。他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对中国传统绘画及其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所以评画论字时也就得心应手了。作为一位专职报道文艺的记者,他的确具有精湛的基本功。

之江舅舅在工作中总是勤勤恳恳地写作,在生活里更是规规矩矩地做人。虽然如今他已是九十高龄而对写作始终不渝,真是我等后辈的好榜样,我现在读着他的文章,想着他的做人。我很希望能像他一样高产的出好作品,低调的做好人啊!

二零零九年元旦

一辈子的记者

——对话张之江

《新民晚报》记者 董纯蕾 唐洁

90岁的张之江，坐在书桌边，讲述四十余年的记者生涯。语速不快，思路清晰，很健谈。他后来笑着说：“别看我有过一次中风的经历，脑子还挺好使的吧。”

为了配合张老的作息时间，我们的谈话分上、下两集完成。二度登门拜访时，张老已经准备多时，他的开场白是：“今天，我们讲讲……”没有讲稿，但分明又有一份讲稿，在他心里。

回忆之中，没有大道理，也不常抒情，最多的是实例。那是记者特有的叙述方式。是的，他首先是一位记者，干了一辈子的记者，丰富的人生故事多是在记者的舞台上发生的。问他得过哪些奖项，不记得了。问他采访过哪些京剧名角，却历历在目。多次有做领导的机会，他都拒绝了，只想做一个采访不断、笔耕不辍的记者。他最自豪的，是抽屉里的一本证书和一张通知：张之江同志，你被评为高级记者。这是1988年上海第一次评定高级记者和高级编辑，由上海各报的总编辑一起审核、讨论、决定。当选名单很短，高级记者与高级编辑，总共才十八人，和他同列的，还有赵超构、束纫秋、马达……但是，始终活跃在采编第一线、直到退休前还坚持采访的，恐怕只有他。

访：听说您当了一辈子的记者，年纪大了也不愿转岗做编辑，总编辑曾想提拔您任部主任，您都没答应，还得了个“总编辑直属记者”

的“特别头衔”。这是怎么回事？

张之江： 是的，我当了一辈子的记者。

最初对记者这个行当感兴趣，是在高中，因为课文里有一篇《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作品《中国的西北角》，写得真好！从此，我就记住这个人了，也开始注意他的书，还有邹韬奋、斯诺和当时《亚洲内幕》的记者约翰·根塞。渐渐地，自己也有了当记者的意向。

在进入《新民晚报》以前，我在当时上海的几家小报馆干过，翻译文稿，也采访写稿。1946年到《新民晚报》当记者后，就没有换过单位，一干就是44年。我喜欢在外面跑新闻，不喜欢搞内勤。大概是因为性格的关系，坐下来我就觉得闷。做外勤记者，可以锻炼自己，接触社会。当内勤编辑要给人家改文章，我顶怕做这件事了，情愿自己写一篇。曾有一位总编辑要提拔我，我婉言谢绝了。我知道自己不是当领导的料，所以坚决不肯。最后，总编辑拿我没办法，只好讲：“那好，你就当总编辑直属记者吧。”就这样，一直到退休前，我还在外面跑新闻。

访： 做了那么久的记者，您一定有很多当记者的心得吧。向您请教一下，记者有哪些责任？什么又是记者必须要做的功课？

张之江： 我以为，记者的新闻报道应该有三大价值：新闻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具体来说，记者不仅要记录今天发生的事，而且要能判断哪些事在二三十年后读来仍然是有意义的，并且文笔要好，要能通过新闻作品提高读者的文学修养。

我觉得，做记者要有两种本事。一是新闻采访的本事，二是你所接触的这一行的专业本事。也就是说，你要具备两类能帮助你采访的知识：专业知识和专门知识。后者指的是新闻专业的知识和技巧，前者则涉及记者所采访报道的领域。这两类知识都要有，平时准备十分，采访时拿出三四分来，这样，你的采访对象才不敢小看你，你才能赢得采访对象的尊重。用夏衍的话说，至少要打个平手。

记者是有点分工的，你应该在自己的条线上“钻”下去。记者虽

然不是专家,但你至少要对自己访问的行当有相当了解,要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甚至比某些内行了解得更多。以我们戏曲记者来说,你不一定会唱戏,但是你得懂戏。

一个人的知识有限,要成为专业记者,必须广泛吸收专业知识。有一天,你的报道连内行看了也能发出“有几下子”的感叹,不得不尊重你,下次还乐于接受你的访问,那么说明你的采访报道成功了。现在有好多记者,访问了别人一次,文章见报了,第二天就不敢再去见采访对象了。原因是他采访到的素材不完整、不够多,写不出一篇完整的访问来,最后硬凑出来的文章,往往能从中发现两件事前后搭不拢,只能临时虚构一些情节加进去。

其实,记者一次认真负责的访问,就等于交到了一个良师益友。采访对象尊重你,觉得这个记者写的和他说的完全符合,待到第二次再去采访时,采访对象就会很重视你,信任你,觉得你有本事。

举两个反面的例子。曾有同行没做案头准备就去采访京剧名角盖叫天,交谈间对很多专业名词都一无所知,自然不能领会盖叫天话中的意思。采访眼看就要“夭折”了,凑巧我就坐在旁边,盖叫天于是转头对我说:“你跟他解释一下吧。”经过我的“翻译”,记者最终理解了盖老的意思,还问我:“你是不是也是京剧演员?请问你是做哪一行的?”他压根没想到,我是他的同行。盖叫天曾对我说:“就你对盖派艺术的了解,你可以做我的徒弟!”

还有一次,采访古代中国画展览,遇到一个外行记者,竟然不知道南宋的代表画家马远和夏圭,一个劲地询问工作人员:这是什么人?结果,馆长费了很多时间为他讲解这段背景知识,讲完之后禁不住苦笑连连。

访: 听说您家里几代都是读书人,家人里有医生、票友、书画家。家庭对您选择记者这个行档和日后的记者生涯有影响吗?

张之江: 家庭对我是有影响的。我的祖父是杭州城里很有名的

读书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听说得了个“飞毛腿”的雅号，因为每每书院里统一出题目让读书人写文章，别人写一篇文章的功夫，他已经写好两篇了。祖父从我小时候就开始教我背诗词、写文章，还给我讲解《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那时的我不过十一二岁，三五天就要背一首诗，一个礼拜就要写一篇文章。

祖父还经常带我出去玩，在游玩嬉戏中教会我很多事情。经常去的是南山的白云庵，那也是男女青年问姻缘的地方，梁上刻的都是《西厢记》，对联也取自《西厢记》：“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真是有趣的地方！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墙上的一段砖刻：“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祖父讲，这也是千古名句，你要把它记下来。上学后我晓得了，那是《长亭送别》里的句子。我对文学的爱好，可能就是童年时祖父让我记的那些诗句埋下的种子。现在想来，这为我日后的记者生涯打下了蛮好的基础，可以说是一种幼时的训练吧。

父亲在我七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交流不多，但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父亲的正职是医生，是大学科班出身。他从小喜欢画画，书法的功底也很深厚，是位书画家。父亲身体不好，得了肺病，一直也医不好。在那个年代，肺病是很严重的病，他自己是医生，却也对这个病束手无策。为了方便写字画画，他住在西湖边的西泠印社。杭州著名的饭店楼外楼的招牌，就是父亲的字。他没有署名。后来很多人夸这字好，店家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老板洪氏兄弟想方设法送来报酬，他也不肯收，就这样，推来推去，一年总要为这事儿磨上好几回。最后，盛情之下，父亲提议：“我们这样了结这个事情吧，你们把西湖醋鱼的做法教给我，这不就两清了？”就这样，上海书画家张大千、郑午昌到杭州去，我父亲就会烧个醋溜鱼请请他们。

要感谢父亲，培养了我对书画的兴趣。没想到，书画后来也成了我主攻的新闻条线之一。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们家还和大画家吴昌硕

一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有一年，吴昌硕先生到楼外楼吃饭，一看“楼外楼”三个字就说好，问这是谁的字。陪他一起吃饭的金石家丁辅之，正好是我母亲的姑丈。就这样，父亲认识了大名鼎鼎的吴昌硕。吴先生很欣赏父亲的字画，两人成了忘年交，昌老还为我父亲写下了一大张“润笔例”。我家和吴先生家的交往，一直延续到孙子辈。

我对自己的另一主要条线——戏曲，也是从小受家庭影响而萌发了浓厚的兴趣。我舅公是杭州的名票，说起他的名字，老一辈的京剧名角都知道，听说那时候，每每有京剧演员去杭州演出，都要去拜访他。把我带进戏院的，则是我哥哥。很小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到处去听戏，从此爱上了京剧。

不过，喜欢是一回事，熟不熟悉这个行当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成了一名戏曲记者之后，我经常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凭个人爱好写新闻，想要评价一件事情，必须要懂行。对兴趣爱好的了解，只能算是皮毛，还得加强学习！所以，我经常跑图书馆、书店，和行家交朋友，努力让自己对戏曲的了解和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

访：您四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基本上都是在晚报度过的。能说说您进入晚报的过程吗？听说，那也是一段蛮有戏剧性的故事。

张之江：进入晚报的过程挺干脆，是通过《文汇报》的记者唐海。他日后也成了我的好朋友。和唐海认识的过程，倒是挺有戏剧性的。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杭州读的书，快升高三时（1937年）打仗了（指抗日战争爆发），全家人逃难，从杭州逃来上海。母亲当时准备了三年的生活费，谁能料想，抗战一打就是八年。所以很快，家里就没有什么钱了。我在上海完成高中学业后，家里已不能负担我继续上大学的费用，我就在家自学，同时打点零工贴补家用。我在杭州读的中学很重视英文教育，专门请了英国人来当老师，所以我的英文底子不错，对英语也很有兴趣。那时候，我就靠为报馆翻译英文稿子或者给有钱人家做家庭教师赚点小钱。后来，也做记者，不过都是在小报馆